

· 意犹未尽 ·

果树青青

■许军展 文

入夏,村子里头的绿荫开始浓密起来。昨天到外婆那儿,看到院子里的树,今年又结了不少。青碧的果子,一颗,一颗,很好看。两颗长一块儿,也好看。还有的,三四颗紧紧挤着,更好看。

我前两天去郊外访友,在友人别墅围墙外,忽见一树耸起,很多硕大的果子从枝上垂下来,青幽幽的,定睛一看,才知是柚子,很有新奇感。

早晨上班,看到人家种的不知名的果树,从墙头上伸出来,果子结得也很多。一颗颗,一串串,挨挨挤挤地悬在枝头、藏在叶间,好似刚落地的娃娃透着生命的喜悦。果树中,我对葡萄树最有感情。因为小时候喜欢聚在葡萄树藤架下玩石子捉迷藏,长大了在树下约会恋爱,老了在树下乘凉喝茶。葡萄树像是一处背景,是我们习以为常的存在,不刺激眼睛,却能让人感到踏实,它既在生长,又稳定不变,像宇宙一样,安静而有力量。

城区工业园,有几家厂区内,种了很多木瓜树。有年深秋,木瓜黄落,我拾回几个,以作清供。放在藤

条盘里,清香幽远,月余不散。今年又结了不少,我每次路过,看到这些深绿的果子,都忍不住要看几眼。《诗经》里“投我以木瓜,报之以琼琚。匪报也,永以为好也。”这样的感情,浓,烈,质直。“匪报也,永以为好也”,大白话,脱口而出,却是最美的诗句。人的语气,甚至神态,都显露出来了。怕对方不明白,又叮咛了一句吗?

不过,这里的木瓜,不是我所见到的木瓜。据百度百科来看,《诗经》里的木瓜,是落叶灌木。我所见的木瓜,是落叶小乔木。我写这些,既是张冠李戴,也算移花接木。

在古时文人看来,果树是意象,是心爱之物,也是房前屋后的日常。因为有它在我们生活添的那一笔,才会有“庭有枇杷树,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,今已亭亭如盖矣”那样的动情。

所以从前那些多情又认真的文人们也都是很爱树的。他们想尽办法把树安置在自己生活里,而他们和树的故事也被传为一段段有趣好玩的佳话。

意气风发的少年苏轼最喜欢种松树,那时,他每隔一段时间就跑到书院后头的山坡上种树,用他自己话说“我昔少年日,种松满东冈”。后来他在杭州,就“植芙蓉、杨柳其上,望之如画图”,是苏堤春晓。被贬黄州任职时,就筑东坡雪堂,周围也会种满柳桑竹枣。

倪瓒的院子前有梧桐树,日日命人洗之,于是洗桐也成为了画里的一幕。文徵明晚年时,在庭院里种了两棵梧桐,“日徘徊啸咏其中”。唐寅最爱花树,哪怕客居异地,肺疾发作,也不忘记嘱咐人给他寄去紫牡丹、白木香和黄蔷薇,种在住的地方。

杜甫晚年暂居夔州,也种有一棵果树。杜甫刻刻不忘回到长安,落叶归根,但他还是种了很多果树。人生虽然无常,但生活还是要作长久之计。《庄子·盗跖》中有记载,“古者禽兽多而人民少,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,昼拾橡栗,暮栖木上,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”。有巢氏是古人对先祖的命名,就是那些在树上筑巢而居的人。他们白天在林中打猎,捡拾橡果,晚上便在树上休息。

中国人与树木之间,一直都存有一份独属于我们自己的情感和记忆。“维桑与梓,必恭敬止”,高大的桑梓是故园的象征,杨柳依依是不舍之情,桃花林是五柳先生的梦,梧桐是秋天的凉风,松柏历经寒冬也不会凋谢。

所以在一些建筑师看来,东方建筑都是树形的,我们依然和树住在一起。而今,我们虽早已从树上下来了,但无数的虫鸟小兽以及肉眼不可见的微小生命,都还依托树生活着。

所以,树上的果子熟了很美,果子青着,也很美。

· 诗抒胸臆 ·

我有一个中国胃

■胡莹

小时候,
我最爱坐长辫电车在大上海里转悠。
坐到城隍庙,便会向父母吵闹着要吃蟹粉小笼,
皮薄汤多蟹肉黄,鲜味阵阵,一直飘到九曲桥上;
坐到石库门,便不禁被弄堂口的油墩子所吸引,
滚滚油锅,散发着金灿灿的光芒,十里之外还散着香。

年少时,
搭上长途客车,来到长三角。
转角口阿婆小店的宁波汤圆和手磨年糕,
晶莹剔透,软糯不沾,真真叫绝;
到了杭州,便定要跟随大诗人苏轼的脚步,点上一份东坡肉,肥而不腻,入口即化,叫人垂涎三尺;
最难忘的,还要数阳澄湖里黄满膏肥的大闸蟹,
鲜味流于齿间,久久回香,妙不可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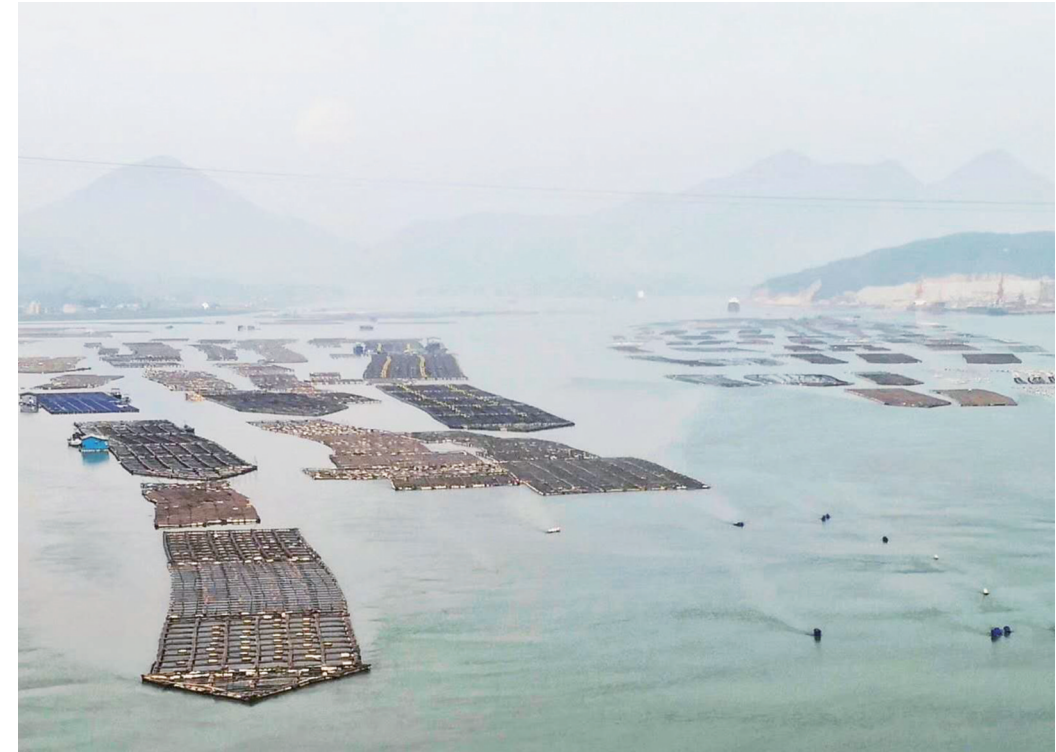
上了大学,
三五室友,坐上绿皮火车,
计划中是一场青春的修行,
却不料,相视一笑,变身吃货的狂欢。
北京烤鸭,御膳之珍奇,
色泽金黄油亮,外酥脆而里肉嫩,
香味合着窗外糖葫芦的叫卖声,
穿过四合院,在空气中弥散开来;
重庆火锅,沿街老灶辣子红油,
毛肚鳝鱼脆鹅肠,辣意袭人一边汗流浹背,一边欲罢不能;
武汉热干面,咸鲜油润,
简单却不失内涵,朴实中带着情怀;
长沙臭豆腐,很丑却很温柔,咬上一口,便留下齿颊间持久的芬芳。

工作了,
纵然寒暑假悄然远去,
叫上一群小伙伴,秒杀一张动车票,
小长假的美味之旅,便无可阻挡,再次出发。
古城西安,有兵马俑的气势恢弘,

更有肉夹馍的四溢诱人 and 胡辣汤的丝丝柔情;
广东人,最是惬意,
每每清晨,齐聚茶楼“叹早茶”,
包糕酥饺,点点入心,奇闻轶事,句句动听;
最美云南,过桥米线堪称一绝,
小小的餐碟,大大的阵仗,精致考究,渗透眉梢;
战胜强烈的高反,踏足西藏,一壶青稞酒、一碟酥油茶,是藏族人民真切的问候,才下舌尖、又上心间。

有了小孩,
迫不及待地地带她乘上大大的飞机,
与她细细讲述祖国的统一。
宝岛台湾,夜市是一道独特的风景,
蚵仔煎三口下肚,必须再配上一杯柠檬爱玉,
因为她的酸甜腻感,更因为她名字的动人;
香港,已然是美食的天堂,
大虾云吞配烧腊,鲜到眉毛飞起来,
鸳鸯奶茶菠萝油,最佳拍档扑鼻香;
买张船票,须臾便是澳门,长长的队,静静地等,只为那一口鲜嫩多汁的猪扒包,
还有手信街里,葡式蛋挞杏仁饼,大包小包拎回家。

无论身处世界哪个角落,
只有回家的路香甜而幸福;
无论脚步走多远,
只有祖国的味道熟悉而顽固。
中华美食,
承载着时间的记忆,充满着人情的味道,
讲述着平凡的生活,续写着光辉的历史。
感恩生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,
带给我美好的生活和美妙的滋味,
我爱祖国的美食,我更爱我的祖国。
我愿永持一个中国胃,
用舌尖感受祖国大江南北的味道;
我愿永葆一颗中国心,
与这片炙热的中华大地,同呼吸、共命运。



阴雨 ■陈明松

· 岁月悠悠 ·

南湖,南湖

■魏鸣放 文

过去经常是,周五下班不回家,在上海南站坐上普通列车,沿沪杭线隆隆而去,一个小时来到嘉兴火车站。

那时,太阳早下山了。火车站水泥月台,水泥柱子。“卖粽子哎,卖粽子哎”,这是嘉兴火车站特有的场景。

在火车站出口的小店前,一盘炒菜,一碗黄酒,足矣。然后,回看火车站围墙上,里面一节节车厢顶上“电辫子”来回移动。有时正在下雨,而且很大。一个人支起了帐

篷,高看广场上空,白茫茫大水直泻而下,一直喝到大雨消停,那才叫豪爽。

一般住上一夜,第二天晚上回家。

晚餐后,一个人靠近沪杭线上走。不时有火车从远处过来,一点点大了,高了,一车车的灯光,眩白,一节节的车厢,眩白,用力睁眼,看不出里面半个人影。

一早,去往南湖边上。南湖那边,相隔一条长岛,总有长长的火车,在一年四季的绿中,美丽如画而过。

这么多年来,都在南湖北边上

转悠。

那时没有高铁,都是普通列车,三五分钟一次。红的,绿的,蓝的。

水边,一片清水红砖房子,穆家花园。主人穆湘曜,二十年代沪上官绅。上面写着,1947年3月至1951年9月,这里曾作嘉兴邮电局用房。1961年9月,邮政、电信合并成立邮电局,延续使用至1964年2月。现为“嘉兴邮电局博物馆”。

直到不久前,才想起问一位老者。才知道金明寺和梅湾老街,就在前面,很近的。

大路对面,金明寺公园很小,像一个小盆地。入门,往下。里面,一片狭长的湖水,名叫范蠡湖。有前后两间平房,前为西施梳妆台,后为范蠡纪念馆。墙上,画的是范蠡和西施的故事。人在公园,天大地小。回看外面,矮了一

人的高度。仰望对面大树,恍若一片片海上大云,一朵朵的大樟树,都长到了高高天上。

说是当年范蠡带着西施,就是从这里泛舟五湖的。
当年,天际地平线低远,所有小舟都在天涯。

然而,历史翻过了2500年,这一天天下五湖,蛟龙出焉。

1921年8月2日上午十时许,一群有志青年由狮子汇渡口,来到南湖烟雨楼下的红船上,中国近代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发生了!

梅湾老街,方圆一里,三面环水。西南湖边上,几排长廊椅子,在粉墙黛瓦之间。附看水池,荷花叠翠,湖水浓绿,一簇簇串条鱼,时隐时现,云聚雾散如水中烟火。

坐大石之上,树阴之下,看湖风拂面,长水苍茫,一只只小划船

呼啸而过,齐声呐喊。

金九避难处,是梅湾老街最为醒目的标记。

金九,大韩民国独立运动领导人。1919年流亡中国,在中国各地辗转26年,被誉为“韩国国父”。

展馆之内,金九先生肤色黎黑,装束粗简。金九避难处一侧,在西南湖水边,当年的小船还在,船身乌黑,有篷有盖,船头面对着东北方向的南湖。

今天,在嘉兴火车站东侧,有一个日本炮楼,就在火车站公安派出所院内。每到秋冬,里面五棵高大的银杏树,树叶静静飘落。

文苑投稿邮箱:
zfk@yptimes.cn,欢迎投稿